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誄二

夏侯常侍誄

晉潘岳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
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
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

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熹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圭寔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啟夏政其在于漢邁
勲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耀德牧兗及荆父守
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儕飛辯摛藻華繁玉
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繪列素點絢人見其表
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
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弟和如

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
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決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
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乃眷
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於
茲斑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儕異
俗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謂爾高耻居物下子
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己匪我

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涇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
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
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末命聖
列顯加入侍帝闡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
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
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
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墓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

明達困而彌亮柩輶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
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為慟
吾慟為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霑凝勁
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孰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
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

潘岳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

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蠻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瀕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遜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紓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翬更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蘿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嘵以鐵鎧機

關既縱礮而又升焉釀陳焦之麥柿柘桷之松用能薪
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
乃闢地而攻子命穴浚瀝寘壺鑄瓶甌以偵之將穿響
作因焚燒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
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
十斛考訊吏兵以標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
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

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効極推小疵非所以褒
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
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
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
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
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
抑亦貿首之讐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

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貢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貢
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
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漢明帝時
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讐視死如歸亦命
史臣班固而為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
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托
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

奮其奇保此汎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予以
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
逐翬更恣睢潛跡官寺齊萬慮闢震驚台司聲勢沸騰
種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形珠星流飛矢雨集懦
懦士女號天以泣釀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
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
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蠹蠹仇方阻衆陵寡
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愴愴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

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劍以長漿鍤未
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掊穴以斂木石匱竭箕糧空
虛曠然馬生傲若有餘羨梁為礪柿松為芻守不乏械
櫓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鑽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
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
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墓彌長咸使有
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

隸益鮮孰是勲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
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
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
琅琅高致發憤圉圉沒而猶恇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
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
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況曰家
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
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

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勲班爵亦兆後昆死而
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楊荊州誄

潘岳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
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
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
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

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贊行以號彰德以述
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
出楊侯奕世不顯允廸大猷天厭漠德龍戰未分伊君
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
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
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
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瞭毫末心算

無垠艸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輶行手不釋文翰動若
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軼作令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
之憲章君蒞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
臯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
強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
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
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閭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

和風謂督勲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
海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讐示威示德以
伐以柔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讐豐席卷南極繼寨
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
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退守丘瑩
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縉紳升堂入室靡
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

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
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床蓐
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誅
德策勲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
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歛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
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已識達之深承諱忉怛
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
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

潘岳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艸隸之藝予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

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
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
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
乃作誄曰

伊予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
祿早終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
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贊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
輝子之遘閔曾未齟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休明

靡幽不喬弱冠流芳雋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
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
必肄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
戚如實在已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
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予朝陰如何短折背
世涙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
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噭噭同生悽淒諸舅春蘭擢
莖芳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於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

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
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
復想見其人紙勞於手涕霑於巾龜筮既襲挺隧既開
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
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
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愍懷太子誄 陸機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胤茂德克廣仁姿朗雋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冤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翹清藻在秀誕自

幼蒙逮事武皇辰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
臧婉變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
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蓋垂葩鸞
旗阿那正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
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謹言必
復垂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維皇有慶太子承之
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
我朝聽仰索皇家惟臣明聖惄惄太子終溫且敬銜辭

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鳩毒痛矣太子乃離斯
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嗚呼哀哉
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跼蹐嚴宮絕
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歿悲匹夫
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
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啟我令圖王赫斯怒
天誅靡逋櫬槍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
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

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
廻三軍悽裂都邑如墮慨矣寤歎念我愍懷

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陸雲

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
嗚呼哀哉天降純嘏誕育俊乂才雄九奧德鍾三懿應
運繼期顯微闡昧峙恢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不弔奄忽
零墜嗚呼哀哉朝隕棠榦邦喪國輝帝欽遺烈士詠清
機思經皇心痛浹民懷揮淚充邑惜慟盈畿敢述洪業

于茲素旂其辭曰

於穆皇源時惟誕弘權輿有媯爰帝暨王徽音接響不祚克昌乾鑒南眷誕降我祖顯考尚書納言帝宇正命惟允銓衡攸序篤生常侍固天所隆祚以靈粹陶以惠風道協體稟德與性鍾獻心遠暢淵思遐邇瞻言潛覽克哲克聰耽精遐奧肆志篇章仰咨遺訓思齊曩蹤擣光啟晦微言是綱錯綜羣藝精徹毫芒顯允閑姿既明且偉敦敘汎愛經德紀義契闊邦族是綜是緯博約以

禮陳錫載施雍雍閨闈克諧由仁率禮崇化色養寧親
九族和睦德被宗姻猗猗髦俊祁祁縉紳鑽仰明範挹
道希塵愷悌弘裕惠化是振潛機密暢靡幽不甄濯以
清波權以明鈴旌善板築刊穢紫辰邦無媿幸靈不牟
真沐浴玄源風移俗純儀德鄒甸比化泗濱耀畧切輝
既升末融爰蒞揚邑作尹名邦密邇帝畿大東小東宣
敷五教敞化以崇徵無墜命興無廢功帝欽良政民懷
穆風粵稽舊章率由典刑考績三載絀幽陟明超踐皇

闔紆組垂纓奕世納言帝衡以平本宗襄烈堂構克榮
征鼙屢振干戈未戢乃秉雄戟徵戎東邑四牡俱征威
德以立爰守會稽青綏既襲帝曰欽哉疇咨羣后改授
顯服屯騎是撫雍容皇甸綜文經武時值大過士爽其
德虔惟常侍高明柔直履冰察霜淪心遠測春存三季
形志于色頻顧厄運載離咎慝靖亨思順曹氏匪革投
弁釋綏浩思東嶽遁世無悶清源是濯馥風彌馨明徽
載鑠皇途既闢天罔誕張運在九五達嶮即康猗歟高

懿避風遠臧帝降大命丘園是揚裸將天邑舒藻舊京
僉曰休哉昭德塞違乃升常伯補闕拾遺振纓紫極攄
光太微奕奕玄冕熠熠貂璫仰耀皇維俯映明堂輿振
鳴鸞體佩琮璜居德彌冲雖休匪康既蹠君宿未躋鼎
辰將陟泰階弘載育民皇靈靡顧大命奄臻厲凶彌留
儻忽頽涙嗚呼哀哉黃河難澄梁木易荒聖賢絕景希
世齊光豈曰徒生實維天綱於鑠常侍本德昭仁俯鏗
瑤響仰綴玉辰其在克壯自蹇乘屯鳳翳靈條龍竄秘

泉收浦匿耀洪畧陶緼雖躋嘉運託景風雲瑰光既耀
靈寶未闡弗慮皇圖銜恨徂遷嗚呼哀哉江河慕海丘
林樂山於惟君德齊聖廣淵羣彥景附漸化濯真益以
崇嚴函以裕淵西徂華源負澤慕塵幽萌潛暢滯思賴
振六言六行匪君不肅五有三無匪君不極衡准失平
匪君不直方榮遐邈匪君不式君其永沒民其焉則結
思遺愛惟哀允惻嗚呼哀哉仲尼喪魯孺慕失聲國僑
殞鄭邦無竽笙實惟常侍徽懿克明恩懷士心信結民

情聞者巷泣赴者風征八音輶響獻酢弗營羽櫟翳川
輕駕盈庭揮袂雲鵠殞淚雨零嗚呼哀哉伊惟平生襲
寵荷輝愷樂承明桑梓猶哀聿懷震丘言告言歸明德
遠燭慮凶以吉雖則榮泰存亡是卹爰築新邑經始匪
日眷懷不虞寧櫬斯室王事靡盬皇畿是旋鳴和吉往
曾未浹辰震旆凶歸輝景長泯痛感皇祇哀普四民嗚
呼哀哉穆穆天子昭明有融乃命三人禮憲是崇賜以
歸贈榮以贈終冠蓋南徂映族輝邦日薄南陸辰次天

漢龜策協貞靈域載判明器既庇神道已羨縣象未登
明星有爛軒車微動執綯同贊永乘高廈黃廬是館寧
彼昏昧荒此輝粲幽房長鍵修夜靡旦翼翼輕蓋翩翩
丹旂龍章舒藻旛旄有輝輶輪轡結玄駒徘徊人誰弗
思靡思匪哀援扎心楚投翰餘悲嗚呼哀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誄三

陽給事誄

宋顏廷之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瓊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
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

臺值國禍薦臻王畧中否獯虜間釁廟剝司充幽并騎
弩屯逼輦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
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
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擾乘軍爭免而瓚誓命沈
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
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
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
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

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
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
錄舊勲苟有槩于貞孝者實事感于仁明末臣蒙固側
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
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勲雖廢邑氏遂傳惟邑
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
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

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埋阻瀍洛蒿萊朔
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
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懼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衛是
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嶽結闕負河紫城
金柝夜擊和門晝屬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
外草衰湯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鎬高翬軼我
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圍翳翳窮壘嗷嗷羣
悲師老變形地孤援濶卒無半菽馬實不甘守未焚衝

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循饑渴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貢父
隕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
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
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

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舜錙銖周漢而縵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道路同塵輶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寔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給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

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
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紉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
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
忘貧者數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
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
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
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

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
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
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
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
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
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
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

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輶卷置
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
就間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
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嘗斯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疚惟疚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
劑弗嘗禱祀非卹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
靖節式遵遺呂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轉輕哀薄

斂遭壞以穿旋莖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隣舍宵盤晝憇非
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闔哲人
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
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躋身才非實榮聲有歇歟音永矣
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
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
哀哉

宋廬陵王誄 謝靈運

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
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蓋出
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誄曰

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辜有默曾是忍虐古
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耽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
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
之冥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千雲

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候射隼于高墉赫王典
以正刑服二辜于北犴致九伐于南荆發酸痛于仁詔
令寵贈于哀心布悽楚于帝言撼綢繆于皇音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躡
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
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
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覩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

于鬱辭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株絕
景於康衢弄絃管于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
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卬矣既而永夜獨悟中
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
絕且三界廻沉諸天倏瞬况齊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
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
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
家求道一身既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

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遡
投景廬獄一登石門香爐峰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
操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
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
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榮役前詩敘粗已記之故不重
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欵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浥迴澗茹
芝术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值山陽靡
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

吝澆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
徵集何緣晚節罹釁遠見叅奪至止沮闊音塵殆絕值
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
痛寶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益欽志節追感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觀彙物以靈異人
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喻
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晚雲被光

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
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驤
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
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苦樂環
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
獲所規道家躡近羣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

項長別榮冀永息幽嶺含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涇吝
既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為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
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徒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
違終然理足梁鴻攜妻荷蓀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已
於世曰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
諾難判乘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靡厲景命已晏矜物
辭山終身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鶩蝶同

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
石通澗別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嶧嶨事寡地閒尋微
探蹟何句不研奚疑勿析帙舒軸卷藏授紙襞問來答
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聞凶憑悲孰云不痛零淚沾衣嗚呼哀哉行
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
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宋孝武宣貴妃誄

謝莊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緩龍鄉輶
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闇悼泉塗之
已宮巡步櫨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
寵方隆皇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
家凝賓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
玄丘烟煴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
啟玉度望月方蛾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

締綰出懋蘋繁脩詩責道稱圖照言翼訓如幄贊軌堯
門綱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臨彖分微游藝殫數
撫律窮機躋躇冬愛惄悵秋暉展如之華實邦之媛敬
勤顯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
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皇胤璿式帝女金相聯跗齊
穎接萼均芳以藩以牧燭代輝梁視朔書氛觀臺告祲
八頌扁和六祈輶滲衡總減容翬翟毀衽掩彩瑤光收
華紫禁嗚呼哀哉惟軒夕改軒輶晨遷離宮天遂別殿

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餘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紝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純孝摒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乎哀毀實滅性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既肅龜筮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輶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昊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闈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

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
於松霧涉姑繇而環廻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輶
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闕兮燈已黯
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濤響乘
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誄四

張愈誄

宋 婁蒲之

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氣氤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大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

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
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谿數曲廣
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
夜宿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告放言遺
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
抒詞哽噎揮涕汎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
呼哀哉

三生誄

明崔銑

正德辛巳鄉寧王生培齡從其父居相從予受尚書王
生穎敏為文善發經旨其父倅予郡王生衣惡而徒人
不知為倅之子予家姻故置酒王生匿辟不與年甫十
五他友侵語笑而受之嘉靖丙戌武安韓生永齡輝邑
牛生世昌來從予受春秋年皆二十有二好樂古學思
企聖賢之武韓生詞藻清麗牛生孝友交人先諭知所
志而後與王生年二十有四舉己丑進士是秋天死牛
生丁亥冬天死年二十有三韓生舉河南戊子鄉試辛

邠秋年二十有七死牛生妻從死父母慟而相繼死嗟乎三生少年而慕我道矢願得傳善識吾言不違之而生疑予深冀可付卒乖所望有志之士或數十年而一人或歷十餘郡而僅有然拘於質奪於僻好者十人而八九茲天又毒之奈之何奈之何予各誅數言以洩予悲且不泯其人詞曰

有懿王生天錫敏才妙悟清言匪自學能翼翼其躬禮束形骸莠言絕口不報嘲諷有糲其食有陋其棲弗為

華眩貽厥父譏負笈來從渠上東柴京邸之庫居與予
偕何義不示何疑不開雅矣韓生厥稟實奇爰出鄙邑
乃求大資渠南之遊日夕孜孜謂經豈文謂聖可師嗟
嗟季周列辟放恣幸有假仁少振頰靡惟聖惻愴予其
禮而彼麟為祥胡為來哉我不夢周吾其久衰嗟嗟此
心日居昭茲用我之的輔世必基聞子有談我意用熙
我窮弗試爾其弘之牛生循循瑾握瑜懷抗志伊何千
丈之臺容修閨闥行慎堂齋聿養二人豐品器燭朝幕

夕戀婉婉孩提敬事長鄰弗敢睢睢擇友而交恐損而
睽聖止雖遙有階可稽級斯拾升冀可扳躋溫溫者度
言則祥慈刑家之考爰于其嫠幽幽三泉從之若飴嗟
嗟三生咸在弱齡各賦美材元賓居實斐然可裁溢焉
已矣韓朱動哀我呼穹穹運何不諧霜冽火炎玉燼蘭
摧浩浩三才匪賢孰維生之孔艱長之亦遲千霄之木
歷年百斯飈風悴之曾不踰時謂天無知胡為而滋謂
天有道云何其菑惟人之勤惟化之差惟道之然我其

力為惟遭之戾聿云儻來心兮炯如志兮嵬嵬無損無
餘溢于九垓

文溫州誄 徐禎卿

故溫州府君文侯景範幽玄日以絲邁國隕貞幹士喪
德程於戲奈何門生報義號慕忉惻追而誄之辭曰

於昭府君軌行峻潔約迹無雙優明典術行宦遠方甞
魯小邑法度顯明強右拘攣惠化滂暢羣息咸植公朝
旌嘉疏爵大廡澤及蕃畜駢牝三千服憂致疾去官歸

田詔命督辟再領郡符朱輪入溫男女擁車道不得行
視政未暮仁渥威宣舉直致賢奸伏杜萌粗謾格化盜
不鬪城平植市價絲賦稽程貪漁斷割流冗徠恩務強
教誨懸書告邑男樂處業女乏淫佚睦族斷訟園土虛
寂戶不舉女連坐罪慝淵德覃被諸有喘息山海醜類
翹翹首義解獷自訟公來何莫仁格后皇穀穎岐穗潔
心端操不懈於位風聲騰躍布散海內宜居台鼎為世
作式其十有二年寢疾超喪招徠弗獲士民騰號鄰宋

犇弔淚輶河注攀悲市道田野空耜山谷震悼回犢南
駕州里悵訝不寤府君奄忽而謝故舊隕涕彥哲傷慕
而相嘆曰昔漢表蜀郡魏振江夏府君繼武名跡不亞
司命無良天年不假千秋億世芳名難化嗚呼哀哉

亂曰恭騫小署聲問粦兮黃朱申命德彌洞兮賢猶蹇
瘁負皇棟兮功與邵杜參伯仲兮神昊喪親命弗控兮
南陽樹阡式士頌兮乾坤難弊光億萬兮

御史王毅齋誄

唐順之

余讀毅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烈矣然瑾竟不能殺公於虐談橫被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扼公於衆正彙征之後遂至擯棄以死然則奈何獨罪奄哉余既高公之節又與公之子挺相友善乃為之誄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為其虺忽焉為蛇金陵鳳陽以及宮禁星隕雷擊為國妖讖公為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披腹叫闇變豈虛來匪實不應請絕內批奄見之怒碎而投地公再上章其氣彌厲弗預為防

噬臍何益黨固甘露豈一朝夕虎豹狺狺九關帝居獻
忠不足賈禍有餘彼奄熏灼口出詔制爵人族人專行
弗忌長跪者誰金玉其帶桓桓台司望塵亦拜大杖高
枷慘於炮烙公竟不免筋絕骨鑠始繫詔獄免歸故郡
謂奄可矣而又欲甚再加之罪百計捃摭罰米輸邊積
二百石鄰伐里質猶不及額書籍亦空何況田宅害氣
有盡彼奄即誅公復其官拔茅以茹臺章薦公暨劉及
謝次且其行竟終牖下繄何人斯賑而匿米公為御史

上章露詆時惟秉均盡力以扼此士人也奄又何責在
奄煽虐寃骨縱橫曷賢不及而公猶生迨奄既誅彈冠
生氣曷賢不及而公以廢則奄之虐猶尚可逭彼奸之
毒其誰能挽嗚呼孽狐鼯鼠何世蔑有天熒日晶潛形
縮首雨晦風冥紛出為醜公也不辰獨罹其咎小大往
來陰陽纏糾再拜誅公我心孔疚

御史大夫左司馬王先生誄

吳國倫

嗚呼王先生余師也諱某字民悅吳郡人故司馬質菴

公仲子舉嘉靖辛丑進士授行人擢侍御史巡行晉楚
卓有風裁受知肅皇帝命按畿輔屢上書言邊事甚具
帝嘉納之會庚戌匈奴大入邊京師震恐先生業已先
馳通州敕吏士堅壁清野待之敵至一無所掠帝聞之
喜曰微御史先即通州委積數十百萬皆盜糧耳因夜
拜御史為中丞開幕府漁陽備敵後敵退詔鎮山東已
兩浙警島夷詔鎮兩浙已雲中警敵又詔移鎮雲中所
至宣上威德戮力保障最後以雲中破敵功進御史大

夫兼左司馬入鎮薊門總諸路兵外制諸夷內蔽京師
陵寢蓋股肱鎮也先是帝嘗下密劄政府稱先生真忠
故屢見拔擢任用皆出帝手詔政府不及知乃相臣嵩
心嫉之暨先生鎮薊門三年累著勲伐帝寵賜益優而
先生之子世貞世懋又先後登仕有令名嵩愈不能平
會敵縱數十騎出射鵰裨將望見不知其餌也以為騎
少易與自部數百人追之而為所掩殺嵩遂嗾閩使者
劾主將輕敵喪師辭連先生下吏議議坐主將法而不

及先生嵩文陰許脫主將而嗾之以死爭因從中行密
譖遂移坐先生不能白二子俱蓬累伏闕下請以身代
不報遂及于禍嗚呼寃哉先生死之日天下人無問識
不識哭之盡哀居二年帝暴嵩罪惡放流之并僇其胤
子籍其家又五年穆宗改元詔復先生官屬有司為起
冢祠以中牢先生之寃庶幾平矣嗚呼方先生詣請室
時余適謫外不及納橐餧暨承訃抱痛又恨不能手劙
先生之讐於市比其葬也又不能效桓榮侯芭為先生

負土逮今二十餘年宰木已可材而余罷且老獨念先生國士恩耿耿不能負如一日也因買舟浮江越二千餘里拜先生之墓而以炙雞絮酒醉焉昔者魯哀公之誄孔子也曰哀哉尼父魯莊公之誄貢父也曰非其罪也况先生死非其罪天下至今有餘哀余小子敢以不敏而歎斯典乎乃拭涕作誄其辭曰

銕鏤洪族命自太原厥有天祚流裔實蕃羸炎以降世濟多賢江左華胄鳳舉蟬聯考應昌辰起家儒碩宣力

四方永懷精白建節封疆遠猷赫奕夾輔之勞施于
帛誕我夫子龍騰渥洼腹笥羣籍志隘八遐禔躬玉潤
敷藻春華為楨于國俾熾而家薦升司徒冠冕時儕服
在近寮毫哉榮問入簪白筆出策驄駿朝有司直野聞
崇論按部宣風厯晉與楚所至澄清爰逮畿輔畿輔晏
然軫情桑土帝省按章文能飾武歲在庚戌敵薄郊圻
台司震恐皇路欽崎夫子奮臂單騎先馳嬰危弗顧嘗
險弗辭夜抵潞邑扼敵要衝觸機縣礪厲士彀弓堅壁

清野以守為攻敵僨械備莫犯其鋒芻粟陳陳委積在潞潞守既完潞儲益固萬卒千官一身為護臣不自功帝已東顧手詔自天超陟開府緩帶輕裘坐嘯御侮旋握軍符鎮靜齊魯南北多艱君命旁午紆籌畢智馳驚行間海鯨既俎塞馬不還帝壯其猷一歲累遷蘭臺樞筦節制三關載轅其門而羽其纛馭將陳師拱翼輦轂授鉞寢專宣威孔肅帝鑒忠勤慰勞優渥有美象賢宛其雙璧相望登朝令名籍籍符彩簪纓光揚祖德寰宇

世家蓋鮮其匹詎彼權奸嫉非其黨造釁害能陰設文
罔蝎譖虺讒謂直為枉忠至難明功高不賞嗚呼哀哉
中山胡信息壞胡疑毀譽不測弔賀相推宥過勸能古
道中微崇邪禍正善人是危國無祁奚疇免羊職王尉
一言鄼侯立出蒙難寡援仰天悒悒二孤叩闈爭死何
及嗚呼哀哉咄咄權奸惡極罪殊曾不旋踵天鋏加誅
霍氏怙勢噍類無餘竇君席寵宗鄼殲除爰及嗣皇稽
庸盟府首錄遺勲光復珪組冢象祁連祀崇邊籩朝論

載明幽光亦吐嗚呼哀哉嗟余小子夙伏陬隅一遭掄
拔通籍上都憑藉寵靈投分二孤蘭杜斯馨金石靡渝
師友存歿結志綢繆先民有言無德不酬惜哉未報貿
首之讐潛然老矣匍匐致芻嗚呼哀哉

明故少保胡公誄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總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

三台中坼大星告殞夷夏同悲黃稚走哭畊夫為之釋
耒織妾爰以下機捨佩捐珥者充閭輒相興謠者載路
雖哀鄧嬖面而慕羊罷市蔑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
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
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宦履所
先之地不得重為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漸水
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彊廣內扇鯨鯢肆毒吳
越丘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

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髽首負
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戰士馬四集旛旗
彌望公迺脫走趙之身詣闕請臯分填溝壑天子明聖下
詔放歸隱悼播越及于寃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
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讒言彌興庸
人上變汚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
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郵良
鑑鳩之進公遂卒于獄焉嗚呼哀哉蘭茝傾頓桂林移

植激情風烈憤意雲涌是故士治受誣于王渾安西含
冤于鍾會恥睢積釁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然矣嗚呼
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序舊冤俱刷萬品咸新地
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銜恤黃原覆盆
寢日伏闕慙呂強之書段頰之功莫發籲天乏朱勃之
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辱門生
提筆慚郭亮之風變服媿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著
於旂常而微過未湔于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

自傷焉其詞曰

天稟上才為國綱紀嶽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爰
謚從起炎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收御史操行
潔清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闕閨家襲青
紫顯矣集英大鄣發跡祠事廬江實光祖德卓卓令公
英英懋選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礧慷慨閔廓深遠經
術起家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轡再綰邑符青越
名令廉能奉公班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執法百寮師

風三楚澄轍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時吳越申禍無良
東鯤鼓浪短髮跳梁土孽內訌陳葉徐王大亂之剗苛
我陲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
青烟闔門晝鍵官無完寺卒不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
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殄將知勇俱廢隳法干典
誅及大吏駭薄舊京皇帝震赫譬彼疾病大風苛毒傳
化上下良醫所憇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為
我持廷議衆集維憲克之危事不齒誰敢先對昔有條

章簡帝之內帝曰汝憲汝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
繡斧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為民紀統糾刑明罰肇
末緝本誓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日瞿瞿椎牛饗士均服
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羣兇就
殮東土底平萬國寧謐繫昔王涇何戰之麌裝露橈船
供儲酒醪穴毒瓶甌醒酒羣衆三軍鬪志闢虓百倍露
布日揚賊為礁碎肉薄登陴鼓行而進席婁勝威雷擊
霆震於鑠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鋒申明軍卒誅賞亟

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勇不程力
玩弄掌股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處畫偏裨授策戰
士用命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舄宣法
勤身以定南國罷枕霜戈饑啜江淥夜不蓐寢重繭驅
逐死不敢請夷無筋骨伏弢骼血鼓音不息噫嗟令公
四海承風暢于異類臣節以共凱奏帝闕奉觴上壽帝
曰在廷孰居憲右御衆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
棘槐以率受爵轂闈便宜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

家枹鼓忘身簡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衝命以明四方
拊循和輯以肅戎行若換耳目弗移聲章於時內孽呌
囂狂呶穴裏外伏直迺魁渠姦宄逞志絃禍鼓釁心不
可畜偷生以殉維我令公殫心作圖謫謀博畫獨運神
樞柔遠剛邇左牝右牡迭用周旋機弗恒究賄成間使
嘯堅文降約辭逸志厚交貳黨飛渡溟渤賊落吾掌孤
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渝鏟大憝京觀
彰功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玠其讒慝江海環

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菑除田橐弓卧鼓
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游遨嬉逐鳴鷄吠狗烟
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實再造東岱匪庸勲載
銘府彞鍊鼎鐫方仲鴈行伊尚隨肩錫與蕃渥位尊九
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
百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王鐘鼓詎敢自多威
愾夷夏功名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
咀嚼爭寵害能薰胥怨即內寡休休外乏謗謗抹撤鴻

鉅指索纖薄謂功為罪移清以濁天皇聖明不罪言者
讐功寬過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杼以三叢輕折軸悲
何以堪迺釀干難卒死于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構赤車
來徵投杼而起束身歸廷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為主
圖以免尹鐸怨若怨焉夫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
卒忤貴臣禍在不測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
私難作昔人攸慨微基厚墉崇朝而壞逐旬以戈善逃
安在嗚呼哀哉若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侯候

恫衝悽嗚咽鳥盡藏弓豈無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藁葬
薏苡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與哀殯墓我心怦怦嗚
呼哀哉小物不動大患終掇不善過賓家覆身歿魚也
死賄食其亡羊蓄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
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其常嗚呼哀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 四十五
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四十

明 賀復徵 編

哀辭一

劉勰曰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然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為貴耳 徐師曾曰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其文皆用

韻語而四言騷體唯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乃
並而列之殆不審之故與

仲雍哀辭

魏曹植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
后稷之在寒冰鬻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
之災今之玄綈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
之翼幽房閒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平鳥虎之
情卒不能延期於暮載雖六旬而夭殃彼孤蘭之眇眇

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
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
臨埏闢以歔欷淚流射而霑巾

金瓠哀辭

曹植

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
而夭折乃作此辭曰

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
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讐去父母之懷抱

滅微骸於糞土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哀永逝文

晉潘岳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輶兮門側嗟俟時兮
將升嫂姪兮悼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鷄兮戒朝咸驚號
兮撫膺近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鮮彼遙思兮
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
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輜撤房帷兮席庭筵舉

醉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歛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
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
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
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
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
路兮山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途兮今
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
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

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
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
標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
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
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
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
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劉氏妹哀辭

潘岳

鳥鳴于栢鳥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
伊人情叩心長呌痛我同生誕育聖善發奇稚齒如彼
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隋和伊予輕弱弗克負
荷祿微于朝貯置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
麗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
動憊標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
何時

梁簡文帝大同哀辭

大同字仁洽予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潛慟結於心愁眉慘於外夕坐於是申旦當食以之不甘客有謂予曰死生常也夭壽命也陳蕃所憇之家久傳紀錄之歲華散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戚焉予曉之曰觀其明眸豎下玉色和聲豈不登鬢歲而擬觸藩及紈袴而知折李靈心摧於毫末慧識挫於趾步庶方悟於來途遂窮魂於短日豈不傷哉乃為辭曰

含精鬱抑歎嗟何極云誰之悲悲予弱息實天道之偏
頗觀賦命之殊舛彼神祭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舜
華之照灼寄一朝之浮命始夢熊而兆吉遂設弧而表
慶驗天蘭之所受知地井之可映愛萱艸之有徵欣赤
茀之在詠信歎慰之未幾悼天零之云及乃變樂而為
悲遂改笑而成泣昔珠褓之交舒又金香之相襲籍綺
茵於弱肌隱孩笑於羅帷今獨親於玄壤亦何痛其如
之憶餘態而心楚想媚質而迴腸藥尚殘而染地衣猶

嬖而在床卷金屏之四葉開銀函之九羊忽徘徊而想
象曾何時而不傷於是風景暮鐘氣嚴晚候葉簌簌而
走階水泠泠而鳴漏月半鏡而開河雲羅柱而下岫燈
發焰而吐花火含光而成就金鹿之恨涕沾衣金瓠之
哀還掩扉猶茲紫山明玉碎譬彼西都芳草腓終無逐
浪鳬船反何時復聞龍種歸

歐陽生哀辭

唐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

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章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當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

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
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
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
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
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
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
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
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

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
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
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
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
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
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
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
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翹既為之傳故作哀辭

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在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

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謂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

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
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
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
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韓愈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為而恕
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耶將
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穀寓其間邪

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
濯濯其英燁燁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虞遠矣何
日而忘

哭張後餘辭

柳宗元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為經術甚邃而文少余
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冲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
爾而厲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
世也道而得乎世然猶不顯則曰命命之微不可知知

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博實弘裕宜為大官耆老求其所以天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疽發髀卒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佑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于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母

老而喪良子東西者助之哭焉况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詔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呼更使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間一日為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子之優游是亦黃耇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為仁早服高位淫諛肆慾銀艾淪棄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皤皤而童赫赫而辱進襦袴於几杖負泥塗于冕服已雖有餘

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于人慶及于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悲周子桑文

皇甫湜

汝南周子桑治書通春秋非仁義不動止年二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舉詔冬還及宋而病閏月丁亥將死時天大寒雨雪火不星前纊不

銖身寒之聲與將死之聲黎然其書在乎側友人安定
皇甫湜至見而哀之為文悲之曰

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邪惡
其禍邪謂善之福夷死何饑謂惡之禍跖死何肥何閭
閭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妻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
而顛倒其數天視高地視遼鬼神之形幽敢問何故巫
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至理地有坦途精者常不足麤
者常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子乃惑之一何愚人事

著矣請指物以明覈之間子者何聖千一而愚者其麻鳳
凰不下而鷄滿家何草不芝盡野而莎何蟲不龍盡水
而蝦何精者理少而麤者理多耶蘭萎何先施死何難
玉何為而脆石何為而頑衣冠何塞戎狄何繁何麟而
死何鶴而軒彼人事皆然推于物亦然是為自然巫咸
畢歌歌已而去之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已焉哉謂之
奈何

哀陸長源鄭通誠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
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
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
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
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
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
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厯要官參劇務如刀
劍發硎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

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修德秉哲紹復隴西南
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
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
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
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牙兮若機之張
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
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

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我欲階
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吾心之盡傷悲夫而
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邪

哀茹筆工文

陸龜蒙

天與之肱力何絲絲耕不能耒漁不能船載筠束毫既
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
精桷在價高下缺齧义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秃一
把編如蠶擎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惟汝是賴

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鉗縉觿獄辭圓而不流鉛而不欹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四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哀辭二

哀穆先生文

宋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

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今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叅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者私黜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叅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

究會貳郡者死復受謫於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叅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予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末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糊口為旅人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

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曠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櫬成塋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貸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歟文久矣先生意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

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奇隻常羅兵賊惡少
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懦且幼遺文散墜
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
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厯問
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
先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
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且求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
之

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哭尹舍人辭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効遂沒焉時予官汝上又東徙乎廬距其歿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為辭而哭之嗚呼人皆貴君實憤焉人皆富君實寢焉人皆老君

實天焉吾知君為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焉哭哭
必義始為作文世重淫麗諸家桀殊大道破碎漫漶費
詞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甚上翔公卿下典書制
君子廢時了不為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
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
以哭之始君為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為文詞經有
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
為鉤抉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

習無匪彝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功用而衷豐于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為德行乎已而已必裕形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塞謗見黜于邊則以威懷取寧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慍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

恢奇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既厚其
稟而反速其萎凡粵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
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
釁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天險狠而耆汨淆叅錯顛倒乖
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疑夫激者之
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
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絕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
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沒於陵谷

哭李仲蒙辭

文同

惛憮栗兮臨清秋懷空憤兮紛于憂拂其弭兮久復留
念將焉適兮升高丘問胡然兮予之思組予心兮不解
以繆謂遐閭兮願如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緬脩已忽寤
兮往嘗以此計蓋予之生于世兮期為已休萬感芸然
兮盡予之中魄幹漂潰兮索其若抽念子一去兮不可
以復見顧子之於道兮尚胡為而此謀欲子似兮取支
但寥寥兮安求孰識子兮子深當何人兮與侔彼徒以

文行兮為子之高其不為賤正體而貴餘肱如刻畫兮
妄以累子類神珠兮釁天球如子之未兮尚可以表世
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矣乎子之存兮在予憶子
之疚兮將何時而司瘳歛子恨兮暮來歸烟雲飄蕭兮
奉子以愁

鍾子翼哀辭 蘇軾

某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遊至虔有隱
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遊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

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常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遊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某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歿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

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曰同
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于急
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
虔人以安其詞曰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
臨悍堅相排泓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礪斷而其
君子抗志厲節敏於學矯矯鍾君詠于德淵目滌濯貧
不怨天賤不求人老愈憇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
吾先君子南遊萬里道阻貌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

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釅
此濁覽觀江山扣厯泉石步肇確先君北歸君老子虔
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握三子有立遺書問
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童心隕涕渥是身空虛俯仰
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李通叔哀辭

王安石

通叔李不疑世為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
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

十八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為諸生常
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
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于道德予
其或者歸為塗之人而已耶為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
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眸然類君子即而與之言皆君子
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
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為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
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

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為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為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

訃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後遇閩人輒問
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
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
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
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以相也作哀
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為謀相翼以
進兮相持以修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

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
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徹深匪富貴
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
信之醜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
尚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兮淳漓固偷孰神
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
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
誰襚于棺兮誰坎于丘子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

作兮予生之愁

蘇明允哀辭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此以余

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
得喪憂歡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
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
酢萬事之變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
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
歐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于上既而
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
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

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
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
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
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
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
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
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
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

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好為策謀務出己見不肯躡故跡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明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予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閼今古兮辨興亡

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梁
燦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
矧二子兮與翹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峩峩兮勢方飈
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暉煌煌
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悼墨卿文

林景熙

墨卿友於予再霜矣每染筆玄霜滃研發我波瀾初得
之山陰世家曰此柯山葉氏舊制法精妙色潤而性堅

予非詞翰不屑用故歲用僅寸許計其餘可友六霜頗珍襲甚有伺予怠者竊而去筆憚研枯悼惜累日然不知落誰氏子夏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不如人亡而人得之予非昧於是輒介介焉何也世方仇文操寸管以摛華藻寥寥然也設不幸入龍斷之場米鹽酒薪瑣屑記注以俗卿可奈何設不幸入異端之室飾虛無述荒怪以幻卿可奈何設不幸入鴈鷺之曹舞弄三尺出入人罪以累卿可奈何龍斷以

文其粥異端以文其誕鴈驚行以文其奸使為是三者
相磨於泯滅豈不悲夫

過楊忠襄墓哀辭

游醉

建炎己酉金人寇江車駕幸越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
鎮江左前執政李棁供饷事顯謨待制陳邦光守建康
充懦不能戰閉壁莫敢出充與麾下數千人降敵比去
敵入建康棁先降邦光亦降通判楊公邦乂獨不從大
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授其僕曰持此

以見志吾死矣。棁邦光擁公上馬野次俱見敵。其四太子者命之拜公叱曰我不降何拜敵。莫敢迫縱歸明日遣其將張太師諭公授以舊官。公以首觸階阤求死。敵大驚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然勢已去矣。第歸審思之。明日復來公亟移書其酋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又明日四太子觴。二降人於堂上。樂作召公立庭下。公注視。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又不守節。更與共燕樂。尚有面見我乎。敵取幅紙書

死活二字謂曰無多言即欲死書死字下公顧旁吏有
簪筆者躍起奪而書曰死於是敵皆動色又使引去明
日再以見公遙望四太子遂大罵若無厭而圖中原天
寧久假汝行難自保尚安得汙我敵怒使人疾擊挺交
下公罵不絕口見殺剖腹取其心明年敵去州以事上
聞詔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即死旁為墓立廟謚忠襄
公吉州人致和乙未進士後六十九年建州游某為吏
金陵再拜墓道嗟嘆而為辭曰

山雲起兮陰陰木嘯風兮蕭森冒荒榛兮頽隧野鳥怨兮清音噫丙午兮燕安藹薦紳兮多盤繫苞桑兮弗戒渝舊好兮開邊釁生兮召戎頃大地兮塵蒙粲承平兮百載莽夷門兮廟宮我踰邠兮梁山蛇薦食兮江干擁貔貅兮首鼠紛袂拜兮後先獨立兮慨陳人自靖兮此身寧為鬼兮趙氏肯涇緇兮敵庭肴醴余兮獨死汝尸坐兮偷生振英聲兮堦下氣烈動兮清寧凜名義兮身世九鼎重兮一羽輕翳翳兮幽藏頽陽照兮山荒髮

毛爪齒兮一世同腐廟貌圭袞兮千古之光春秋兮代
謝勿替兮蒸嘗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四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哀辭三

憫貞淑文

明胡翰

何斯世之昧昧兮耿獨抱茲貞淑曰降命之自天兮固
眇軀之所服肇兩儀於厥初兮恒正位而並育矧夫人
之伉儷兮豈云疏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兮將偕老以

為期忽惡笄之在首兮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兮
莫大於征伐之師既北面以奉命兮願委質以驅馳冒
白刃以爭先兮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慊于素兮又安
足以痛毀相女婦之從夫兮醮一齊而不再力莫拯君
之阽危兮雖獨生其何待孫神之戍夏兮陳迎翼而捐
軀高巔之喪趙兮秦瞑目而與俱卓怒行其威教兮皇
甫係而猶詣李斷臂於逆旅兮負凝骸以貽後諒風猷
之一致兮曠年歲而不可譏襲芳菲以紉蘭兮又佩之

以雙玦仰三辰之在天兮心炯焉其昭晰即所安而自得兮吾竊哀丈夫之非烈

鄭生祐哀辭

方孝孺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於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彊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

是兒矣縉紳先生遇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為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為人所憎疾

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嚚童惡子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為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為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乎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

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為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為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為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

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貌虎力綽秀姣兮燈若神

巧言笑兮肅而溫未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
嗟靈淑兮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
超幾先兮燭渺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
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
糜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儻兮今焉索天所
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嚚昏兮稔姦慝人老
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惄奇躬夭折兮令世悲死非
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

茫兮曷憎憐來奚為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千
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方孝孺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一月生君甫彌月
大父繼歿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
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
林卒胡督之益力于是吳君為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
墮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為辭以宣

其哀辭曰

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
兮子猶在腹為雌為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
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纘遺緒
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
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為守空幃兮夜
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
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

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
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
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斃兮將焉與處山之
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
兮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
兮願為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悔諒一死兮何難志未
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
泉我姻兮我姪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

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
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
之兮為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
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為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
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
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
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與姑兮相與吳之先公
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

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
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殘兮不死爾盛年兮
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
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
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
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
五色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
在床兮笑言諉諉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願汗

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夫兮臣死以
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松塢黃公哀辭 李東陽

予讀黃巖謝太史所為松塢黃公傳而哀之曰黃公蓋
其鄉賢者也今不可作矣哀哉公生逾八十而沒不為
天生有子子沒又有孫皆貴且賢不為晦沒而墓塋而
墓木已拱于今數十年不為近若是者皆無事乎哀予
獨念公之能使市信其直道匿其名而僮僕遠于罪可

謂盛德而哀今之人莫之能也抑以重哀夫今之人之哀之異乎此也為之辭以遺公之孫曰文選君世顯者

其辭曰

台之山山思而水號霜雪潛栗兮草卉凋崖巔谷嶇兮道路險以嶢虎豹伏匿兮狼狐噭嗁歲既暮而改色見東流兮滔滔家巍巍以孤存魂一去而莫為招聊撫景以慨俗懷佳人兮鬱陶悲乎傷哉今之人鬪捷夸妍爭儂競浮錙銖相傾眶耻為仇視狴犴為堂室化冠裳為

戈矛渺狂瀾之萬疊瞻砥柱兮中流悲乎傷哉今之人
鼠社狐城蠅奔蚋趨招曹嘯羣什伯其徒磊冰成山炎
手成爐以郡縣為市集以賄賂為蓄畚念誰為之扼拒
莽前路兮長驅吁嗟黃公狷介之節樸茂之風有覩其
貌無疑乎其中予不必恠取不必豐辯我者為暗嘿誑
我者為盲聾盜飲德以懷愧僕銜恩而効忠彼瑣兮若
此又何論乎耆老之與兒童吁嗟黃公家有冠組不華
其躬門有車馬不藉為龍不轢衆以自力寧歛盈而若

空幕閉門之泄柳嘆返駕之周顥彼鄉飲兮不可以屈致矧辟書之可通吁嗟乎黃公世寧復有斯人哉吾將操几杖以從之也過公之鄉兮斗斛不欺入公之門兮左書右詩聞公之子兮公子孔碩見公之孫兮公孫孔儀慨老成之凋謝庶典刑之在茲縱往轍兮既駕亦遺踪兮可追已矣乎歲華歛乎萬物歸浮生盡兮大運非歎羲景之莫繫傷零露之易晞諒今古之一揆孰彭殤之有違匪遺德之罔既奚若人兮獨悲已矣乎吾生不

可以復見徒隕涕而沾衣

東泓哀辭 錢徽

歲己巳文部尚書鉉罷歸新安借道禾郡尚書語郁大夫曰吾力能死兩諫官歸無恨况聞天子將賜環復吾官郡大夫以語予予曰所謂兩諫官者何人哉未幾有東泓之報於是海內士輒為諫官危諫官亦各以言危越明年予服官左掖然見諸諫官以言進者更剴切則更得聖明優容如大海之受百川而予疑東泓之死命

也夫然尚書門下故吏散在各執事予每每訪之或曰
薛給事輩相繼論尚書奸尚書摭論各朋黨遂有旨杖
之三百金次日薛給事輩杖且死然則東泓之死非
死于錦衣之杖死于尚書之金尚書歸新安其子習見
尚書狼殺人迺欲死尚書倒尚書于地尚書憤懣疽發
于背三日死嘗聞永樂中尚書震計殺尹昌隆一日震
家居見昌隆入遂昏亂亦疽發死夫昌隆之誅震猶東

泓鋐之殺東泓猶震而震鋐之死若一轍然鋐又借手
於其子天道好還也蓋天植忠鯁之臣而計殺之其罪
一使天下後世見東泓輩之死而不知鋐輩計萬一有
疑及聖德則鋐之罪益大其罪二自鋐計殺東泓雖天
下明知聖上好諫苟非中庸之士恒以東泓為戒則鋐
誤國為甚其罪三天胡不報之以速死又使死于其子
甚鋐罪也又聞東泓拜司諫道出濟寧閘閘為有力者
數啟啟則水涸滯東泓之舟三日既而兩御史至鞭閘

官吏震吼如雷人於是賢東泓德量他日勲伐未涯也
乃今死於鋐然不死於鋐則東泓之名不益彰乎乃次
第所聞而哀之且使天下無危諫官諫官無危言并以
見聖德高明廣大何所不容而如鋐者世當以為鑑也
其辭曰

人豈能無盡兮孰為裨于綱常於乎東泓之死兮鳴鳳
朝陽彼奸雄之金兮出于橐囊以快其鵠隼之毒兮自
以為計則良豈知穹蒼不可欺兮身名俱喪於乎東泓

之心兮白日東泓之節兮秋霜於家為孝於國為忠兮
何用不臧惜鸞凰之不可作兮彷彿猶聞芝蘭之馨香

悼兄文

張邦奇

皇天民之父母兮胡不揆而降譴仰月星之昭垂兮審
予罪而無端始我先曰宏靜兮至今七世其庸愆哀我
兄之何辜兮罹慘毒而莫既言獨伏枕以長思兮憮不
知其故也指蒼天而訴之兮又冥冥而莫予覩也誕兄
生之四載兮甲之年予乃有稱丹穴之雙雛兮提挈乎

親之左右越數年乃就外傳兮出相呼而入友憫予生
之弱而羸兮虔保護之恐後涉跬步之沮洳兮每褰裳
而抱負暨予試于藩省兮肆計偕而觀光憐予冲昧而
遠遊兮四偕至乎吳之杭溯長風而判袂兮涕既忍而
復隕怗慘愴之滿容兮頻東轍而旋軫厯三時之悠悠
兮阻音問之茫茫望予旋而不見兮賦情思以盈筐明
年又赴南雍兮日暮俱浮乎錢唐值風霆之迅怒兮阽
九死以倉皇獨相顧以無言兮瞰騰波之茫洋又明年

予北行兮別城西之川梁兄曰予得吉夢兮女奮跡在茲行相音容之如昨兮曾片語其庸忘予既被此恩寵兮遂糜迹乎神京希一見以瀉懷兮憑離鴻而寄聲感予言之惻惻兮遂航疾而西征謂生離其可悲兮豈期永隔乎幽明馳訃音於南越兮接哀聲乎燕北奈堂上之雙親兮髮垂垂其漸白撫弱孤以增悲兮曷斯情之可釋悵深閨之次寥兮未中道而阻隔世固有哀怨兮夫惟若是而為極渺游魂之何所兮諒銜冤而鬱抑願

臨棺而一慟兮離跬步之不可得絆纓組之孔固兮買
歸舟之無直縱浮名其可戀兮予焉能忍而處此俳側
身繚糾以自纏兮神森馳之邈邈思百憂以自底兮願
破涕而一笑塞充倔之無由兮憑鬱鬱其誰告出公門
而即暇兮就私制而永悼獨抱影以俛仰兮念疇昔之
相好方怡怡以朝夕兮惡他人之閨牆禦外侮而無戎
兮吾今羨彼而自傷謂他人曰我兄兮豈不笑言以相
重哀比目之川魚兮終圉圉而獨泳豈不屬毛而離裏

兮又誰為之慟也割背膺而脾之兮其誰能無痛也聽
蜻蛚之在宇兮鴈亦雖雖而南征感節敘之流易兮離
時羞而薦馨固至衷其無文兮聊賦此以識情情不盡
而轉紆兮漁予涕之沾膺

江午坡先生哀辭

王慎中

午坡先生江姓名以達字于順信州貴溪人也先生年
四十九歲而終將以稱於修短之間猶未離乎天也而
得專先生之稱其文學風節高一世不係乎齒也先生

以刑部郎主閩省戊子試事士之受知而選者以為先生也以僉事督學於閩士之游於庠業於塾者皆以為先生矣復以副使督學於楚而楚之士皆以為先生矣江氏故貴溪仕族代有聞人父斗峰公與諸父昆弟並以才學為貴仕先生內得諸其家出則盡友四方之賢豪視碌碌者千萬輩如無也慧敏既絕人遠甚尤自振厲焯發不欲與流俗伍一時譽者雖盛要以才名相目先生雅不自喜益務矜重以簡倨自持而亦以繩人不

為權力者屈當謗訛交煽易疑且奪之際尤能操飭不
變其始人未遽信也久之駭者定惑者解謗者隨以譽
而先生之名亦成矣先生最慕李獻吉之為人其詩文
獨宗之其豪毅敢決臨以威武刑禍而益峻大略相類
而先生無獻吉之病也獻吉督學江西忤宸庶人被其
構陷力起大獄為出廷臣以蒞獄事卒以失官而不悔
先生亦忤楚藩至誣以大不敬逮繫詔獄濱於不測而
後放還田里豈其所為有以近禍者然宸庶人以逆謀

覆而楚藩亦以內行不道見殺於其子禮義法度之君子宜不為叛逆斁亂之夫所容先生之所處果為有以異於流俗其所以得禍亦足以警習偷竦羣懦而不為無補於世也惜其年不永其學未究其志未行而遽亡矣嗚呼是可悼也夫詞曰

先生嘗為予評李峒崆先生之文以為近世絕出謂其人已死而魂魄猶足以華國自為詩哭之其末云乾坤雙病眼終日望梁臺蓋悲一代文人之不幸其推慕之

至而亦其怨閔之深也予哀先生不能復為言惟以先生哭崆峒者為先生哭今日照臨鄉溪之間固亦當時汴水之上之靈爽耶憂思之歌痛於涕泣世之哀先生者其有哀於此也夫其無哀於此也夫

襄莊王哀辭

汪道昆

余守襄襄莊王獨親守有加禮後十年余至莊王業已乘國人余問園林去國門百里而近余居楚習為之歌楚以哀之其辭曰

思皇先後起郢中些瞻茲近屬茂乃庸些明明嗣服睦
周宗些荃胡不居譽命同些繫者獻王胙赤土些敬共
不貳方于魯些維王中興及踵武些綿綿世祀保昌阜
些荃胡不居享純嘏些峩峩主器亶幼清些胡然而金
胡然而玉儼容聲些維仲若季淑且鈞些荃胡不居翼
有成些相彼後宮邦逆媛些紜綻締綰躬為儉些周南
樛木無違怨些荃胡不居尚婉變些宗公有事序本支
些爇蕭執鬯逆皇戶些儻然在位如見之些荃胡不居

燕歲時些漢水方城亘千里些蒸蒸有衆何可勝齒些
巷歌里相輶勿起些於戲不忘不啻若其考妣些荃胡
不居為民紀些故宮岌峩鬱雲興些高堂七仞城且平
些方連交椅列丹楹些洞房阿閣藉重裯些荃胡不居
四體寧些東壁西崑壯以麗些長筵曲宴禮樂備些四
坐行觴歌既醉些荃胡不居主高會些章華授簡盛文
章些厥有宋玉獨擅場些仲宣鄴下當雁行些杜陵奕
業揚芬芳些民歌出牧臨高陽些落日倒載甘楚狂些

此皆蟬蛻何有鄉些荃胡不居相翹翔些高唐之上朝
雲幕些粲粲天人豔初日些輕裾文履紛來集些便娟
綽約麗以則些荃胡不居友琴瑟些翩翩漢浦翔二妃
些英英結佩光陸離些若遠若近揚蛾眉些荃胡不居
引令儀些三湘七澤下秋潦些沅芷澧蘭富芳草些荃
胡不居可終老些陽阿激楚歌雜陳些倡以白雪和陽
春些流商刻羽妙入神些荃胡不居聽其真些大椿有
秋菌無昔些終古同歸彭殤匹些洵美有子其儀壹些

人貌榮名永無射些王公有土可用式些

亂曰靈之來兮夷猶乘白雲兮驅蓐收靈之去兮阻修
扈太乙兮總九州懷故宇兮萬目著遺愛兮千秋

項貞女哀辭

黃汝亨

項貞女者秀水人父某許字吳江周孺文死之者也凡
百君子莫不珍其芳潔美其從容褒著文采彪炳人倫
而曲士謬束中庸嗤其苦節嗚呼不食祿者非王臣邪
謂未為孺文婦也者弗死孺文也能為孺文婦也者可

後孺文死也是西山無饑夫之微延陵無季子之劍也
嗟乎死生大矣名義邈然夫杞哭崩莒思婦之極哀聶
屍暴韓俠魁之餘烈猶愴然悲壯想見其為人况貞女
哉余故憐而歌之非能擬騷人之賦聊以抒桀士之悰
焉耳

媛媛兮淑女言歸兮于周衿襍兮未結伉合兮將謀吉
日兮辰良于飛兮綢繆是天兮不弔君子兮離憂驚聞
兮惛怛懾懾兮含愁藥石兮亡從素心兮有求顰哀哀

兮蒼蒼穆黙黙兮玄脩倘百年兮有期願一見兮夷猶
嗟夫夫之不辰兮年之弗將賈誼才而蚤天兮子淵喆
而云亡頽玉樹之先摧兮稿蘭茝之芬芳寂惄惄以來
訃兮孰知余之旁皇將呼天以長號兮碎裂其腸羗大
人之我珍兮厚余之防黯黯飲泣兮心獨語魂兮其徠
兮吾將與侷眇眇愁雲兮慘其暮白日不再兮余又曷
顧盈盈綠鬢兮誰則予憐余則愛吾指兮誰為纖纖為
玉而碎兮將瓦而全雙翼既折兮將焉翩翩窅窅隻目

兮于何流連傷哉栢舟兮亦孔之賢余亦婦人兮何獨不然苟厥身之靡二兮胡問爾之色顏魂兮其亡馳兮余斲及爾于黃泉神惄惄其不寐兮悽長夜之杳杳彼蚩蚩之莫予防兮惡知予之皎皎倚欄干以徘徊兮歟余心之渺渺魂兮余其偕往兮亦何以異乎偕老歟悲風兮蕭蕭魂悅悅兮搖搖睇孤燈兮無色撫哀琴兮不調奏一曲兮音絕腸九迴兮欲裂紉素絲兮為佩軫余懷兮如結騁松陵兮漠漠怊荒忽兮累咽望夫君兮太

息乘冥冥兮余接儉西阻兮之東生不同衾兮死兮同穴

亂曰飛鳥于歸兮反乎故鄉孤死首丘兮貞余之所藏
翶翔大化兮為鸞為凰精氣無不之兮為冰為霜旦暮
千秋兮振振三綱秀川泠泠兮清標孔揚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哀辭四

譜頌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漢蔡邕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閒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檢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

顥儉節用免咎悔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為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薨而國家方有滎陽寇賊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醫藥夫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遣顥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于京師顥有剖符之寄偏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絕不能自宥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困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

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
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痛
作哀讚書之於碑

愍予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歿我在龆年母氏鞠育載
矜載憐憇斯慤斯慈愛備存匪惟驕之範我軌度教誨
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咎悔踐繼先
祖即爵其土二將是臨與帝剖符守于濟陰夫人寢疾
榮此寵休疾用歡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邁從養陶丘景

命徂逝不愍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
王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違目不臨此氣絕兮手不
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纓棺而不見昔予考之
即世兮安宅兆于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
來考妣痛以慘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黃壚密而
無間兮出入闐其無門昇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
悼孤衷之不遂兮思情憭以傷肝幽情淪於后坤兮精

哀達乎昊乾

容峰處士宋公哀頌明徐一夔

今上初天下既定會材興治以建丕圖首起今內翰宋
公濂于金華山中置諸帷幄以備訪問已而職教東朝
旋載筆後省公雄辭鉅筆足以名世而不自以為高博
物洽聞足以服衆而不自以為足故自上以及在廷之
臣莫不加敬不欲一日去左右而公之府君容峰處士
年已八袞矣自念親年日高遠違晨昏乃力懇於朝上
憐之予告歸養於是公之去其親于今三年矣既抵家

日奉觴為壽父子驩然居無幾何處士竟以遘疾遂棄榮養殆若有待者則公之急於乞養亦豈偶然哉是其至誠惻怛之心有以致如此不然使不得奉湯藥於其親垂歿之時而其終天之憾為何如也一變未嘗獲拜處士而親炙其德容辭氣及考其潛德與其所以垂祥而委祉者輒自誦曰處士之死可謂有不死者矣公哀不自己既自為阡表復請大夫君子為文辭以相其哀敢摭其概而為之頌焉處士諱文昭字文霆容峰處

士前集賢院所賜號也頌曰

猗嗟處士葆貞毓醇氣冲以肅貌和以仁孝以事親誠
以接物暴以義摧隣以恩恤維孝則純維誠則一恩匪
勉強義匪矯激猗嗟處士美集于躬宜耀于時而嗇其
逢其蓄既厚其發斯豐是生令子蔚為儒宗猗嗟處士
人孰不死相其攸終與草木比惟處士之死令聞不已
令聞不已惟曰有子寶婺之墟有歸容峰仰止令德與
峰俱崇於惟小子曷克形容勉為此頌用慰孝衷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四十三